

# 拍照

□泰州 刘治

我很抗拒拍照。如果是用手机随便“咔嚓”一下倒也还好,就怕要我摆好姿势拍照,那真是莫大的煎熬。

为啥会惧怕拍照?细细说来,可以追溯到儿时。那时候相机是个相当稀罕的物件,一般而言,想拍照必须得去照相馆。先得接受摄影师的发号施令,指令不断从对面传来:站直了!头太低了,抬高一点!太高了,再低点!脖子歪了,往左转!转得太过了,脸往右啊!每当此时,总会感觉自己如同一个牵线木偶。

比起个人拍照,集体合影更是难忘的体验。在没有数码相机和智能手机的年代,大规模的集体照不仅考验摄影师的技术,更能磨砺参加合影人员的耐心。十几人的合影倒也还好,如果规模再大,还要预先准备场地搭台登高。相机架好,人员到场,排兵布阵才刚刚开始。拍照的手舞足蹈指挥,说得口干舌燥,偏偏总有bug不断,要同时兼顾身份轻重和个子高矮真是件异常艰巨的工作。几番调遣,位置敲定后,指挥的人还会继续提出具体细节要求:大家

坐正了!后面的人挺胸啊!后排站起来!前面的注意,不要挡住镜头……好容易等到摄影师喊出:一、二、三,好啦!这才如释重负,收起假笑哄然散去。

对我而言,参加合影更为困难,因为我有两大致命弱点。一是眼睛小,明明已经努力撑开势单力薄的单眼皮,拍照的人还跟我说:睁大啊!第二个短板,同样麻烦,可能因为先天原因,笑起来容易忘形,所以打定主意,不管摄影师怎么招呼,我总是不轻易显露笑脸。有朋友看到我的照片,总会质疑:你怎么每张照片都是苦大仇深的模样?

进入人人都是摄影师的年代,原以为就此可以避开照相馆。但是,显然没有。前几天,到新单位上班后不久,小同事告诉我,要去照相馆拍证件照,做单位宣传推介用。

次日一早,我去了久违的照相馆。我连声催促:拍吧,拍完了我还要有事。人家根本不急,冲我指了指:去那里坐下,先化妆!

化妆师慢慢踱步过来,开始给我涂脂抹粉,一层一层又一层。涂

抹完毕后,她倒退两步,目测了一下我的脸宽,然后从抽屉里找出一支规格最大的画笔,开始了新一轮操作。

修眉毛、上口红、吹头发、换服装……总算收拾妥当,站到了聚光灯下。师傅说:摆几个pose吧。怎么摆?慌乱间手足无措。一个大男人对着镜头搔首弄姿,我真的做不到啊。拍照的只得亲身示范,来,侧脸,握住领带,收腹……为了防止衬衫不小心撑开,我努力吸气收腹、挤出假笑。一番折腾后,总算搞定了,感觉比跑一次半马还要累人。

您别说,现在的影楼效率还真高,只过了两天,就接到了电话:先生,您的照片好啦,现在发给你,选几张打印吧。

咦,这个照片里真的是我吗?下巴没了,小肚腩没了,皮肤白净紧致得让人难以置信。实在忍不住赞美了两句,影楼的小姑娘得意地回应:当然好,我们摄影师的P图技术是最棒的!就算您爹妈看到照片,都认不出是你!

嗯?为啥我感觉这句话怪怪的?

# 默儿上学记

□宿迁 刘小艳

默儿上高中了。为了默儿读高中方便,我们早就准备了两处住所,暗暗希望,孩子不取这个定取那个。总之,上学近,生活学习都很方便。谁知,这小子因过于自信而疏忽大意失分,导致没有考取理想的学校,而是取了离家近二十里的宿豫高中。

我们住在主城区,宿豫高中则远在运河东边,一路过去,红绿灯就有十好几个。为了精确算出路上所需车费的时间,默爸和我几次从家开车经不同的路线前往宿豫高中。统计下来,正常情况下基本上都要在25分钟左右。学校里要求是早上6点15分到校,这就意味着,孩子起床最迟也要在5点30分,穿衣洗漱下楼,必须在5点50之前出发。

为了减少路上来回奔波之苦,更为了孩子每天早上能多睡个一二十分钟,默爸决定在宿豫高中

附近租一套房子。

离学校最近的有两个小区,学校南边是文昌花园小区,学校西门对面的是天一苑小区。通过中介、小区保安以及自己实地寻找,反反复复的看房比较。最终,我们看上三套房子,文昌花园一套,天一苑两套。到底选哪一套呢?默爸权衡一下说,我们来具体计算一下从房子到学校的时间,如果上下差别不是很大,那么,就选文昌花园。文昌花园的那套房子,是三套里面最新最漂亮的。

晚上,默爸和我来到文昌花园那套房的单元楼下。开始计时,8点12分开始走,只见默爸抬头挺胸,甩开双臂,迈开大步,雄赳赳气昂昂,快步往前走,真有点军人的雄姿。我有点跟不上,看着前面默爸一本正经的背影,不禁好笑起来:“嘿嘿嘿,你走得那么正经干吗,等等我。”默爸头也不转一

下,依旧自顾自地大步向前走。“默默早晨上学,还能像你那样腾腾腾的,如散步一般?”

通过默爸的计算,从文昌花园到高中正门口,走了十三分钟,再从校门口到教室,最少也要四五分钟,总加起来有十七八分钟。默爸感叹道:“如果住在文昌花园,5点40就必须起床,否则,稍微多睡一会,就迟到。不行不行,太远了。”

就这样,我们果断放弃了文昌花园。天一苑的两套房,我们又舍弃了较远的那一套,近的那一套,还要等20天才能入住。默爸说:“为了让默儿多睡这十几二十分钟,我们还是选择等二十天吧。我吃点苦,接送一下。二十天以后,孩子早上就可以安心地睡到5点50。”

默儿同意,我也赞同。父母之爱子,则为之计深远;默爸之爱子,不仅如此,尤更胜之。

# 雨中南津关

□四川南充 熊雄

雄鸡啼鸣,南津关古镇在缥缈的云雾中醒来。在连绵的雨幕里,层叠错落的南津关呈现眼前。

南津关自古就是商贾云集、物贸繁盛的水陆要塞,坐落于阆中古城南边,背倚风景秀丽的锦屏山山麓,与古城隔江相望,充满诗情画意。雨中的南津关,格外清新空灵。游人很少,拍照的三三两两并不喧闹,手机相机定格在某处景观,一按便镶嵌成古画。

我和母亲信步穿梭于古镇间,仿佛行走在人生的雨巷里,带着丁香一样淡淡的忧愁希冀,往出口走去。天地间就我们两人,那些青砖红瓦,仿佛母亲陪伴我走过的岁月,朴实而亲切。母亲的柔嗓伴着淅淅沥沥的雨声,仿佛世间

最动人的音乐。

古镇尽头,一座高亭下,顺着整齐的石阶,就至南津关水码头。母亲说,过去人们买卖互市,可谓人声鼎沸,兴旺盛极。近几年,慕名来古城阆中的人们时常挤满水码头。流淌的江水牵着南津关和状元坊,这边是小桥流水遇知音的清韵,那边是张飞牛肉翻滚的浓香与沸腾的市集,古代和现代在这座小城完美融合,时空仿佛瞬间静止。那么多羽扇纶巾、人才俊杰,如烟云若隐若现,瓦檐下似曾相识的旧人,摇醉了谁的痴心?

雨飘洒,码头还在沉睡。没有人,也没有载客的船。船到哪里去了?母亲环顾左右,发现不远处有个大嫂拾掇着什么物品。抱着一

线希望,母亲匆匆过去打听,终于知道船停对岸,要过江需要喊船。

“过河,过——河——”母亲大声喊,边喊边招手。我也跑到岸边不断挥手,配合着母亲的呼唤。不一会,只见对面一只铁船缓缓驶出。我们激动起来:船来了,船来了。声音在湿润的空气中穿行,被雨丝送到了更远的地方。守在南津关遥望空荡江面的几个人渐渐汇成一群人,船到了,人也聚齐了,大家热热闹闹如过年一般,鱼贯而入。

船缓缓移动,舱外的雨卷着微风轻响,母亲飘起的几缕白发,冰雪那样圣洁……

直到如今,那雨中的南津关,依然在我记忆里温暖地绽放。

# 荆楚大地走一走

□南京 梁弓

2020年初,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,把湖北变成医护人员的大战场,江苏也组队参加了战“疫”。

湖北与江苏之间的交流往来,早在上千年前就已畅通。有唐诗为证:“故人西辞黄鹤楼,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,唯见长江天际流。”李白这首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送别诗,使得黄鹤楼声名远播。我与湖北人的交往,则始于二十年前,他们是我的同学,以及同学的同学,其中两个人是土家族的,来自恩施和长阳。

“我住长江头,君住长江尾。日日思君不见君,共饮长江水。”分处于长江中、下游的湖北与江苏,天生就有种亲近感,各自的省会武汉和南京,因为长江大桥的缘故,心理上又近了一层。

新冠肺炎一出现,江苏即选派医护人员奔赴湖北。在此期间,苏鄂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陪家人欣赏武汉的樱花,登上黄鹤楼眺望长江,这是许多援鄂人员的心愿。其实除了樱花和黄鹤楼,湖北还有许多精彩所在。

位于鄂西北的神农架,是上苍恩赐的宝藏。相传华夏始祖炎帝神

农氏曾在此架木为梯采尝百草,救民疾苦,教民稼穡,由此得名神农架。这是一片神秘的土地,这里有奇幻壮丽的风光,这里还积淀着古老的谜一样的文化。据史志记载,此处曾有“野人”出没,有“山中蜃景”,每年除夕、元宵、中秋之夜,可听到爆竹鼓角声。

十堰的武当山,是天下奇秀。“亘古无双胜境,天下第一仙山”,这是对武当山最经典的概括。武当山是道教圣地,古建筑尤其珍贵。武当武术也是独树一帜,在金庸笔下,江湖高手比比皆是,但作为武当派创始人的一代宗师张三丰,能与之比肩者屈指可数。

湖北风光无限,但最令人着迷的,还是恩施大峡谷。神秘险峻的大峡谷,绝壁、峰丛、岩柱、溶洞、暗河等地质景观一应俱全,被誉为“喀斯特地形地貌天然博物馆”。

春暖花开的三月,抑或是硕果累累的金秋时节,携亲朋好友去荆楚大地走一走,畅游三峡大坝,体验长阳风情,品味屈原的才华,感受诸葛亮的智慧,所有的伤感忧愁,皆可抛至九霄云外了。

突然间有些想念湖北的朋友。

# 亮黄柿

□广东清远 马忠

故乡大巴山有很多柿子树。记得小时候,村里挨家挨户房前屋后,梯田边、地埂上全栽满了柿子树。深秋时节,一个个熟透了的柿子,又大又红,在阳光的照射下透着亮,闪着光,特别诱人,所以人们叫它亮黄柿。

可是往往还等不到这些亮黄柿挂满枝头,家家户户就会忙起来——提前摘柿子。村民们大多是利用早晚饭前饭后的空余时间抢着摘收。人爬在高高的树上,将竹筐用绳子系在树上系牢,先用手摘那些够得着的,够不着的再用有叉的长竹竿去叉。当一筐装满时,就把它慢慢地往下放。一满树柿子,白天一天是摘不完的,况且,许多人家少则十来棵,多者几十棵树。即使一天摘不完,或短时间没空摘,也不担心它烂掉,也用不着晚上防贼看守,因为大家都有。

有意思的倒是村民们利用柿子树捕猴子。柿子成熟的季节,正是猴子等野生动物活动频繁的时期。晚上,夜深人静的时候,猴子就偷偷地从山里、地穴里窜出来寻找食物。而柿子就是它们偷寻的主要目标。傍晚,人们收工以后,只要在柿子树上安上兽夹,或在树下地上放好自制的土炸药,到了半夜,就会听到“砰”的一声响。被惊醒的人一点不感到惊奇,大都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全村的狗也被惊动了,都狂叫着奔向那儿。这时,只要打着手电筒或举着火把,赶到安放炸药的树下,就会看到被炸得血肉模糊的猴子。

秋高气爽,粮食入仓。每当这个时候,自然也是乡村最美的季节。麻雀、喜鹊等鸟儿成群结队地飞来,让寂静的村庄有些热闹。鸟儿栖落在柿树上,变成另一种风景。直到多年以后到另一个城市谋生,我还有个习惯在这个时候带着相机回到老家,守在柿子树下等待那些鸟的光临。此刻,柿子完全是一个符号,标注着季节给这个贫穷的村庄一些吉祥的因子。柿叶被秋风一张张摘下,留下最高枝头上的亮黄柿,只有鸟与我们小孩才能摘下它们。

待到大批采摘后,乡亲们对柿子分门别类进行处置或加工。可做亮黄柿的,乡亲们采摘时,就有意在它尾部留下一截小枝杈,再用土制刀片螺旋状地削去一半的柿果皮,然后用细长的葛藤连接起一个个柿子的小枝杈。很快,乡亲们的屋檐下或门前的的大树上,就吊起了一挂挂金黄色的柿子串。和它先后挂起来的,还有一串串黄澄澄的玉米棒子和一串串的红辣椒。这三挂,成为大山深秋一景。

未熟透的柿子,则用来晾柿饼。经过秋日的晒,秋风的吹,柿内的水分渐渐沁出,柿肉慢慢松软。待外表风干后,摘下放于缸或罐内盖严。捂上一冬后,柿内分泌出一层白霜——柿霜。挂霜的柿饼,肉有丝丝韧劲,味如砂糖,嚼起来余香绵远悠长。剩下柿皮,经过风干后也可以磨成柿面,掺和在其他的面粉中加工为炒面。柿子,是上苍赐给乡亲们的一份厚礼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409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